

628.76
8766

歷史與現場 24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關於我和「六·四」

劉曉波著

ISBN 957-13-0502-2

我曾想用「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獨白」命名此書。我的朋友白杰明和琳達建議改用「末日」或「末代」，果然感覺恰如其份，幸甚！幸甚！

目錄

前言 7

引子 11

一、我的悔罪和謊言

(一) 走下中共的法庭 17

(二) 內心掙扎 24

(三) 《悔罪書》 39

(四) 出獄之後的心靈歷程 48

二、我參加八九抗議運動

- (一)回國 72
- (二)作爲旁觀者的我 86
- (三)統戰部會議：介入學潮 99
- (四)混在廣場 119
- (五)戒嚴之後 148
- (六)參加聯席會 175
- (七)發起絕食 189

三、絕食在紀念碑上

- (一)人群的誘惑 203
- (二)撤離廣場 220
- (三)避難在外交公寓 237

除了謊言，一無所有

前言

這本書只是我個人的記憶和心態，並不能準確地再現「八九抗議運動」的全貌和深層心理。它所提供的僅僅是一個角度。

記憶總是有選擇的，淘汰一部分，保存一部分。而能夠保存下來的部分也肯定被整理過，某種程度的變形乃至歪曲是不可避免的。

儘管這本書帶有我個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見，但我決不掩飾這一切。純客觀是形而上學的假設，可惜得不到任何證明。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忠實於我自己的體驗。

如果書中的記述有歪曲事實之處，懇請其他當事人出面澄清，這也是對我的幫助。

本書的初稿在一些朋友中傳看過，他們的意見給了我各方面的啓發，有些接受了，有些拒絕了，但無論是接受還是拒絕，我都感到友誼的可貴。我想把這些意見公開，讓讀者自行判斷。

有的朋友幾乎毫無保留地肯定了這部稿子，認為它是到目前為止關於「八九抗議運動」的衆多文字中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它的真誠、它的嚴厲的自我剖析和對這運動的夾敘夾議的描述，使人們看到了「八九抗議運動」的本來面目。

有的朋友認為這本書對我自己的評價不客觀，殘酷到失去了起碼的公正，懷疑我是否有精神

自虐症。所以說我對「八九抗議運動」的評價也必然不公正。「八九抗議運動」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盡善盡美，我不應該用一種聖潔化的尺度來苛求它。從來沒有搞過大規模民主運動的中國人能夠達到「八九抗議運動」的水平已經相當不錯了。運動的意義決不像我所認為的那樣消極，灰色調不是運動的基調。

最後一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這種批評不是針對書中關於運動本身的記述，而是直指我對自己「悔罪」的懺悔。這位朋友說：「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頗有震撼力，但這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護，其至是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偽裝。你不是基督徒，懺悔從何談起。就連基督徒的懺悔都有虛偽的成份，何況我們這些根本不理解神聖價值為何物的人呢？」

我寫了這本書，並決定公諸於世，自然認為它有獨特的價值。否則的話，或乾脆不寫，或親手燒掉。我做不了卡夫卡式的作家。他曾在病中囑託一位最了解他的作品的價值的朋友燒掉其手稿。我不懷疑卡夫卡的真誠，但我認為這僅僅是意識層次的真誠。他的潛意識知道他的朋友不會毀掉那些手稿，因為他的朋友知道這些手稿的寶貴價值。如果卡夫卡真想把自己的作品付諸一炬，何不親自動手？

我寫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八九抗議運動」，了解那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呈現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動機和當時的心態。

這本書還可以幫助我恢復因悔罪所造成的心理傾斜，在某種程度上擺脫犯罪感的糾纏，無愧

於自己的良心。懺悔是自我拯救。

但是，懺悔也有其邪惡的一面。上帝爲人類的罪惡打開了一道暢通無阻的後門——懺悔，任何罪人都能因懺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脫和上帝的寬恕。同時，懺悔和真誠還能感動無數旁觀者，使他們由憎恨而憐憫，覺得此人儘管罪惡滔天，但還真誠，還有救，還能從此棄惡從善。懺悔是人類的另一種自我塑造。當人類求其完美的自我形象不可得時，就用懺悔來裝飾其弱點。這樣，會使人做起惡來也心安理得，因爲人有退路了。

一個雙手沾滿他人鮮血的殺人犯，他的懺悔所贏得的原諒和寬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爲什麼非要等作惡之後才懺悔，爲什麼不能從一開始就不作惡呢？不作惡就不必懺悔。但是，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惡的一面，犯罪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就無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外，還要承受道德審判。減輕社會的道德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懺悔。特別是那些能夠超然於法律之上的大惡人，唯有通過良心發現和懺悔自責才能獲得靈魂的解脫。每念及此，我都有了一種生而爲人乃最大恥辱的感覺。十全十美的上帝卻創造出罪惡纍纍的人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在心理上彌合這一裂痕的辦法只能是懺悔。完美的上帝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筒，懺悔就是清潔工。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完美，更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容忍罪惡。只有上帝才能超然於人類之上，以寬容的態度無限制地接受人類的一切罪惡。換言之，懺悔使上帝成了裝載人類罪惡的無底洞。

如果這世界沒上帝，人類也會變得聖潔，既不作惡也不懺悔。但這僅僅是「如果」。沒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無意義，上帝就是爲人的罪惡而存在的。

那麼，人類只能在兩種現實中進行選擇：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惡，也有懺悔的世界；要嘛是

只有罪惡而沒有上帝，也沒有懺悔的世界。

我選擇前者，故而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最後，我要感謝在我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給予我無私的幫助的朋友們：白杰明、琳達、卡瑪、周舵、顧仁全。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有些給予我幫助的朋友的名字，我無法寫在這裡，只能在適當的時間公開致謝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

引子

二十世紀已接近尾聲，共產主義制度隨之進入了世紀末。中國的「六·四」、東歐的「驟變」、蘇聯那極富有戲劇性的「政變」，特別是當全世界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列寧的塑像被起重機吊起，搖搖晃晃地懸在半空中之時，再不會有人懷疑，甚至連至今仍然大權在握的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層也不會懷疑：共產主義大廈的坍塌已成定局，任何人也無回天之力。也許，到下個世紀誕生之日，共產主義便成為記憶。

「世紀末」是個具有雙重意義的象徵，既意味著無可挽救的衰敗，也意味著充滿希望的新生。我，正是共產主義末日到來之際的倖存者和見證人。特別是經歷過「六·四」，我更有資格稱自己為倖存者——一個負罪累累的倖存者。因為已有無數人在這末日到來之前含恨九泉，還有一些人正在飽嘗鐵窗之苦。

面對亡靈、面對獄中人、面對國內外關於「六·四」的彌天大謊、面對自己的「六·四」經歷和內心世界（特別是自己的陰暗和卑鄙），我別無選擇——必須而且只能自白。想對自己負責就要通體透明：赤身裸體，走向上帝。

謊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別是在中國，刺刀和謊言維繫著鐵一樣的專制秩序，謊言遍及目力所

及、耳聽所聞的每一個地方，電視、廣播、會議、演講、聊天、談情……謊言滲透了中國的每一個細胞，我們已經達到了說謊的極致：不是迫於無奈而不得不說謊，而是自願地、本能地說謊——謊言即真實。不僅說謊，還會找出太多的義正辭嚴之理為說謊辯護。套用毛澤東的話，中國人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柢就是一句話：說謊有理。理直氣壯地說謊、理直氣壯地為謊言辯護，眞眞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說謊是中國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謊言之於維繫中國的專制，此刺刀更有效。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只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眞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確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者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連篇累牘，見諸於海內外的各種傳播媒介。正如白杰明（Jeremie Barré）所言：中國在各方面都是一元化，只有謊言多元化①。「六·四」事件被謊言打扮得一踢糊塗，也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

在大陸，官方用那套屢試不爽的宣傳為開槍殺人進行拙劣而滑稽的辯護：在大清查的壓力下，絕大多數參與「六·四」的人為自我保護而眞誠地用謊言來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與八九抗議運動沒有任何關係，頗類似「文革」結束後，大多數參與者都在「純潔」自己。這種「純潔

①與白杰明的談話，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

化」已經成爲中國特色的運動主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運動必將伴有這種純潔化。這有各類「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謊言。淪爲階下囚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了悔罪，有幸流亡海外的人則爲了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著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吾爾開希、李錄等人根本不管他們所經歷的事實是怎樣的，一味向國際輿論描述他們所說的和靠自己的想像創造出的流血場面，於是乎，他們就成了傲立於血泊中的英雄。

中國人有句口頭禪：「說句心裡話」。它是爲了贏得他人的信任而說的，適用於各種場合，甚至成爲一些雜誌的專欄。每當談話進入高潮，某人便會滿臉誠摯地湊近對方的臉，壓低聲音，頗爲神秘地說：「我和你說句心裡話，我……」中國人已經完全習慣了這種表達方式，很少有人深究「說心裡話」這種表達方式的背後存在著一種多麼可怕的現實：謊言的公開性和合理性。當人只能在某些特定的、罕見的私下交談中才說心裡話（真話）時，那就意味著在一般的公開的情境下，人都不說心裡話（說謊）。「說心裡話」這種談話方式普遍地存在於中國人的日常交往中，它已經成爲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最後連「說心裡話」的句式也成爲謊言。人們可要注意，誰以「說心裡話」的句式進行交談，我敢肯定，那人在說謊。我相信，在有關「六·四」的交談中，「說心裡話」的句式也會頻頻出現。

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

我想正視謊言、揭穿謊言，爲自己的良心負責，爲自己的罪惡負責。